



叔本华



永恒的作家
ECRIVAINS DE TOUJOURS

[法] 迪迪埃·雷蒙 / 著
宋旻 刘成富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ÉCRIVAINS DE TOUJOURS 永恒作家

Schopenhauer

叔本华



[法] 迪迪埃·雷蒙 著
宋旻 刘成富 译

叔本华
Schopenhauer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ÉCRIVAINS DE TOUJOURS ■ 永恒的作家

Schopenhauer

叔本华



[法] 迪迪埃·雷蒙 著
宋旻 刘成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Table des matières



6

引言

Introduction

12

游历的岁月

Les années de voyage

40

求学岁月

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

74

环视世界

Vision du monde

108

苦闷：叔本华哲学中的特有问题的

L'ennui: problème spécifique de la philosophie
selon Schopenhauer

130

苦闷的形象

Les figures de l'ennui

159

苦闷的变体

Les métamorphoses de l'ennui

174

引用注释

Notes

182

参考书目

Bibliographie



引言 Introduction

叔本华是一位孤独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一种关于孤独的哲学——也要求他持有这种绝对边缘的态度。通过与人著作的亲自而紧密的接触，他的哲学终于诞生了。叔本华深入到了哲学家的文本及其语言之中进行阅读，从来不借助于某个翻译、某个评论或某种阐释。他从不停留在文中被叙述、被描绘和被思考的内容层面。如果他想了解整个文学和整个哲学，那他宁愿对无处不在的注释一无所知。极端的怀疑使他只相信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判断力。阐释，不正是歪曲和篡改的最佳温床吗？对于个人感受与时代感受之间出现的共同看法，他总是漠然处之。他不想标新立异，更通俗地说，他只想尽力而为。如果说他是浪漫派的，那他也是被排除在任何浪漫主义观点之外的。他用一种烦闷的能够彻底颠覆“世纪病”思想的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代替了对异国情调、激情、神秘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和历史的迷恋。就后者而言，文学对其主题精神已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叔本华的苦闷不再用于形容某种氛围、某种情感、某种精神状态，简言之，某种态度；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从哲学的定律中演变而来。当然，叔本华同样能以反浪漫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思想产生于一种绝对的冷漠态度，拒绝接受他那个时代所孕育的思想。“好吧，

■ 《雷诺尔抒情诗》，灵感来源于德国汉堡的一首抒情诗，霍勒斯·弗纳特作。[南特，美术博物馆]

“男人的生活不过为生存而战，尽管失败是肯定无疑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叔本华肖像，安吉尔
伯特·乌尼巴尔特·高贝
尔作，1857—1859年。[卡
塞尔，国家美术馆]
“他竟然像一只野猫！”
[瓦格纳]



我们总算解脱了”，在法兰克福的公寓中孤独地离开人世之前，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这样写道。如果说他在整个一生中都在咒骂别人对他的忽视，其实那是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不得已而为之。他十分孤独，这种孤独既渗透到了文学主题，又渗透到了战无不胜的浪漫主义哲学命题。

在哲学理论酝酿的过程中，叔本华认为，对那些曾一度

占据主导地位期待、问题和激情作出回应是没有必要的。当知识分子仍然为刚刚平息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心惊胆战的时候，当醉心于丰功伟绩的年轻人仍被拿破仑的英雄事迹所深深吸引的时候，当所有的思想家，甚至包括那些最睿智的思想家，仍沉湎于用唯美主义和慷慨情操取代头头是道的道德主义的时候，叔本华却大胆而坚定地关心起那些历史范畴之外的问题。他开始思考起世界的无意义、人类命运的本质，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痛苦、焦虑和绝望。因此，当“官方的”哲学陷入一种寄全部希望于科学、历史和民族的乐观主义的时候，当社会学建立后的社会学潮流趋向于科学实践的时候，当西方世界向工业革命敞开大门的时候，叔本华并没有对这些变革进行思考，也没有试图描述其命运，而是发现了有朝一日被人们称做“存在主义的焦虑”以及“存在主义”的理论。他的理论致力于揭露时代热潮下的深层根源，致力于为本质上永恒的苦闷或消遣物寻求出路，而不是郑重其事地对待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叔本华与他那个时代的浮华格格不入。甚至直到最后，纵使突然间盛誉如日中天，他也不曾屈服于政界和知识界的警告。如果说时代回报他以轻视，那也是因为时代无力承认如此诚实的智慧，正如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第三卷（《教育家叔本华》）里对他的观察一样。叔本华的忧虑太多，以至于无法引起别人的共鸣。他的论述因其独特的方式而无法拆分。由于太具颠覆性，他根本无法被驯服，就像那些“被驯服了的哲学家”——这里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叔本华曾对他们进行冷嘲热讽。

正如他的《旅行笔记》所证实的那样，叔本华自年轻时代起，就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主义表现出赤裸裸的厌恶。当这种思想成形之后，其哲学兴趣仍然唯卢梭主义的马首是瞻，注重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人们不再思考世界、社会、人

类“是”什么，只想知道它们将“何去何从”：哲学家躬身于历史，为的是确定人性未来的走向。他们“硬说”人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作为历史的探究者，每位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法则，以及对明日社会的设想。总而言之，借用蒙田的话来说，他们用大胆的“预测”取代了严谨的“诊断”。如此一来，哲学家便逃避了当下。他们通过先决的、隐匿的活动对未来进行思考，急不可耐地赋予某种意义，为的是今后能够限定它，以便确定它究竟是“何种”意义。哲学如此坚定地将人类假定为“计划中的存在”（从非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来说），实际是通过事物离奇的回归方式，逃离了“现实性”。与此相反，叔本华重新将哲学引回永恒的当下。他指出，这不可战胜的当下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日复一日的生活总是具有荒谬的特征：在生活中，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匆匆而过，同时一切又恒久不变地驻留其中。当然，表象接踵而至，因为表达生活意志的方式无以数计；然而导演的身份一成不变，是持久的、沉默的、盲目的某一瞬间的不断复制：意志。

在叔本华看来，历史变化的本身，不过是永远相似、永远痛苦的生活意志的表象。对一切未来性而言，这种生活意志并不陌生。确切地说，这个表象是令人苦闷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正是建立在对苦闷的直觉、欲望的深层真相以及个人隐秘的真实之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各自诠释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共有的表象（比如在梦中）。吸引着我们的那个“我”，其所有的一切要求我们具有个性，引导我们去确认或享受它，但究其本身，不过是梦境所引起的幻觉罢了。在骄傲、自尊、自私的面具下，发挥作用的仍然是永恒不变的、荒谬的意志。决裂正是因为我们会不可逃避地认识这种无法抗拒的、黑暗的力量，而焦虑正是来源于这种决裂。相对于任由这种力量来摆布我们的思想，叔本华更愿意尝试拒绝：否认

意愿，抛弃意志。永远的安息日（“我们总算解脱了”）也是这一哲学行为的结束之时；然而这种阴森可怖的休憩，或许比他成功摆脱的焦虑更加令人担忧。叔本华劝导人们自愿地弃世，宣传并捍卫着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宁静。这样一种哲学可能过于清醒，因此，当尼采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权威能让他大行其道的时候，并没有迷失其中。¹

¹ 尼采的生命哲学是对叔本华哲学的批判和继承，叔本华是尼采精神上的导师。尼采一方面肯定了叔本华哲学的独创性，但同时他又认为叔本华的哲学过于消极。——译者注[本书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注]

Arthur Schopenhauer



游历的岁月

Les années de voyage



■ [前页]《奥地利油轮的沉没》，伊萨贝作。[波尔多，美术博物馆]

“人类向他的失败、他的死亡走去。这就是痛苦的海难最终的结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下左]克里斯蒂安·海希里·特罗西纳，亚瑟·叔本华的外祖父。[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施塔特大学图书馆，叔本华档案]

■ [下右]伊丽莎白·特罗西纳，亚瑟·叔本华的外祖母。[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施塔特大学图书馆，叔本华档案]

叔本华家族 旅行的准备 | La famille Schopenhauer.

Les préparatifs de voyage

1788年2月22日，旦泽商人弗洛里斯·叔本华冲进自己的店堂，得意洋洋地宣布他的儿子阿瑟诞生了。一个知道老板耳背的伙计小声嘀咕道：“如果他长得像他爹，那可真是只狒狒。”¹

海希里·弗洛里斯·叔本华祖上是荷兰人，精神病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族。他的三个兄弟中有两个被拘禁，其中老二被人称为“荒淫无度的疯子”²。他们的母亲在守寡后也发了疯，并被交给了法定监护人。弗洛里斯·叔本华自己的一生也始终伴随着暴力以及莫名其妙的暴躁时期，中间还夹杂着抑郁和自闭的阶段，其间他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认识了（因焦虑及自杀念头的纠缠）。他于1785年迎娶了约翰娜·亨利埃特·特罗西





纳，丈人克里斯蒂安·海希里·特罗西纳是旦泽的一位贵族，以脾气狂躁著称。约翰娜·特罗西纳是上流社会的名媛，阅读和会客是她的全部生活。1793年，旦泽城被普鲁士吞并，丧失了独立。将“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③视为信条的弗洛里斯随即背井离乡，定居汉堡。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向儿子灌输一种四海为家的思想，教他阅读“世界这本大书”^④。十岁时，叔本华开始了第一次旅行，并在勒阿弗尔的一户人家里住了两年。后来，在父亲的陪伴下，他游览了波西米亚、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然而，旅行并没有转移亚瑟已经表现出来的学习兴趣。弗洛里斯希望看到儿子继承自己的生意头脑，于是让他做出选择：要么先进入高中，然后成为一名教师；要么与父母进行几年有趣的旅行，在世界这所大学校园里完成自己的学业——环游欧洲在十八世纪相当时髦，但回来后必须学做生意。叔本华写道：

■ [左]海希里·弗洛里斯·叔本华，亚瑟·叔本华的父亲，1787年左右。

[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施塔特大学图书馆，叔本华档案]

■ [右]约翰娜·叔本华，哲学家的母亲，1794年左右。[魏玛，歌德国家博物馆]